

# 手雕麻雀女師傅 守護非遗方寸間

## 刀鋒游轉半世紀 傳統技藝誰傳承？



▲涓姐是香港手雕麻雀界碩果僅存的女師傅，她手中的刻刀，見證了手雕麻雀半世紀的興衰。

### 人物故事

逢年過節，餐桌上歡聲笑語未歇，麻雀牌桌的「洗牌聲」便已響起。溫馨熱鬧的背後，一門手藝正隨著技術進步即將消失——手雕麻雀。香港手雕麻雀工藝已成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昔日盛行的店舖如今屈指可數。



紅磡寶其利街的一處樓梯底，時光彷彿在這裏放慢了腳步。不足百平方呎的空間，昏黃的燈光，店舖門面與內壁貼滿泛黃褪色的媒體報道與老照片，盡顯歲月斑駁。空氣中瀰漫着淡淡的天拿水味，此處是「金發麻雀發行」，亦是香港手雕麻雀界碩果僅存的女師傅——何秀涓（涓姐）堅守了半個世紀的陣地。在講究「快」的時代，涓姐用她的刻刀，在方寸大的麻雀牌上守護着這份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

掃碼睇片

大公報記者 江凌風（文） 林少權（圖）

### 「八吋雕刀，只磨剩三四吋」

「這把刀，原本有八吋長，現在磨得只剩下三、四吋了。」涓姐輕撫刀柄，語氣淡然卻自豪。這把刀是歲月的見證者，刀鋒在無數次與磨刀石的磨擦中重生，刻劃出成千上萬副麻雀。

手雕麻雀是一門「指尖功夫」。涓姐介紹，一副麻雀有144隻牌，她雕刻的每一版有36隻。「先雕風牌，再做筒子、索子、萬子，再加東西南北、紅中發財，八隻草花、四隻白板。」涓姐熟練報出流程及牌面。「將麻雀牌分好類，我一日雕一版，大概三、四日可以雕完一副，之後要給牌面落油、上色。冬天氣候乾冷，一般三小時便可風乾；而夏天四、五小時才能風乾。一套麻雀一個星期左右可以做好，做完一套可以繼續做第二套，唔使停嘍！」涓姐無奈表示，現在每日僅工作四小時左右，從早上九時到下午一時，因為精神根本無法集中那麼久。記者留意到，涓姐手上布滿傷疤，還纏着新的繃帶，她擺手直言：「我的手傷得很深，這些不單只是疤痕，還是好多歷史的見證！這一行，手腳受傷很正常！」

1962年，涓姐的父親舉家到紅磡自立門戶。「當年最興旺的時候，我們在紅磡有三間舖頭，斜對面的黃寶聰醫生診所隔壁、黃埔街天橋對出的橫門，但後期兩間店舖相繼結業，我沒有精力打理那麼多舖頭，希望從這裏開始，也從這裏結束。」涓姐低頭憶述，她一歲時來到紅磡，一家六口人在這裏「捱」了幾十年。「以前地方小，好擠迫，但都捱過來啦。夏天好熱要衝街，躡尼龍床、帆布床，冬天先可以入屋躡。後來長大了，阿媽在樓上租了半間板房，因為是女仔，不方便躡街了。」

### 手上布滿傷疤見證歷史

13歲那年，涓姐已拿起刻刀學手藝。「學師哪有不捱罵的？手硬腳硬，刀也不聽使喚！」涓姐說，她也是十幾歲的時候在父親的小工廠裏幫忙操作麻雀拋光機，但一時疏忽沒有擰緊機器上的螺絲，飛轉的機器瞬間夾住了她的小腿。「縫了八針啊！我在醫院等了四、五個小時才輪到我，好痛。」雖然受了傷，但涓姐並沒有退縮；包紮好傷口，休息幾天，又坐回工作枱前。

作為行業裏少見的女師傅，涓姐從未覺得自己比男人差。「我從小就是男仔頭，沒覺得自己是女孩子就要嬌生慣養，做了這行，就要對得起這行。我爸媽離世，我更捨不得放棄，想守住這份手藝。」涓姐說，她從小在紅磡長大，街坊鄰居感情濃厚，彼此互贈飯菜湯水，見面閒談打招呼，「以前窮人家就是這樣互相幫襯。」

採訪期間，涓姐的丈夫接過剛剛上好色的一版手雕麻雀，兩人無需多言，配合默契。涓姐介紹，自己與先生十幾歲時相識，「我們好像電視劇《七十二家房客》的環境，經常見面就熟悉啦。我24歲與他結婚，婚後我攬着個仔就開始做工。」涓姐的丈夫是木工，退休之後在涓姐的店舖幫忙。「他不懂雕刻，手沒我穩，就做些輕省工作，我們兩個老人家互相照應，做一日算一日，純粹靠自己，政府的支援留給更有需要的人啦。」

### 由為生存到享受製作過程

2014年，涓姐突然大病一場，康復後，她不再強求訂單的數量，而是享受每一次雕刻的過程。涓姐接受採訪時多次提到自己「隨時退休」，但年復一年，樓梯底的暖黃色的燈都照常亮起。「我覺得自己真的是『精神不死』，如果為了錢，早就退休了，我只是想守護我父母的心血。」

當日天氣寒冷，涓姐的小店在風口，她絲毫無懼寒風刺骨，手起刀落，光滑的牌面上立刻出現兩隻「一索」。於涓姐而言，所有圖案已經深刻入腦，她自豪地看着自己的作品，詢問記者一行人是否有人喜歡打麻雀，記者表示並不熟悉，涓姐大喜道：「太好了，又少兩個客！」臨別時，涓姐不停叮囑記者，自己不喜歡高調，「我現在做不了那麼多牌啦！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厲害，我說的這些只是人生的必經階段而已。我盡自己能力，對得住父母的心血就足矣。」

雖然手雕麻雀已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但涓姐直言，在缺乏實質資源投放與場地支持的情況下，僅靠現存的幾位手藝人，既要經營店舖維持生計，又要傳承教學，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這門技藝正面臨「斷層」危機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手雕麻雀將消失。



▶涓姐絕不介意傳授自己的技藝，更免費到大學的學會講授，獲得不少感謝狀。



▶涓姐先原牌上雕出所需要的牌樣。



▶涓姐之後再為牌樣落油、上色。



▶涓姐表示，將麻雀牌分好類後，她一日可雕一版，大概三四日可以雕完一副麻雀牌。

### 珍貴藝術

機雕麻雀以低廉與便捷佔據市場主流，但涓姐手中的刻刀始終未曾放下。她坦言，如今的手雕麻雀已逐漸褪去實用功能，變成藝術藏品。

「來買手雕麻雀的八成都是外國人，他們將這視為『藝術』。」涓姐無奈笑言不理解外國藏家的行為，但語氣中無不透露出對手雕麻雀的自豪。「機器雕的麻雀是『粗嘢』，正因現今無人肯做，方顯珍貴。藝術是有生命的，手雕出來的麻雀就好像活生生的，很有溫度。機雕的那些一日可以生產好多，但毫無靈性可言。」涓姐續說，有不少客人前來買麻雀想要「換換手氣」，她直言做這些都是「一廂情願」，「都是運氣來的，我自己做這一行從來不沾賭博！」

### 大學生拜師 多「三分鐘熱度」

談及技藝傳承，涓姐說曾有不少大學生懷着好奇心前來拜師，涓姐免費教學，但這些學徒往往「三分鐘熱度」，體驗了幾堂課後便不見蹤跡。對此，涓姐看得通透。「這行搵唔到食，現在的年輕人一出社會就要供樓、養車，將來還要照顧家庭，怎麼可能靠雕麻雀維持生計？」她深知現實的重量，續說，「大學生的東西多，搵份穩定工作都賺到錢，有的喜歡漫畫、動漫，根本不會痴迷於這個傳統手藝，只是好奇來玩下啫。」

「手雕有溫度，機雕沒法比！」

## 「輸贏是次要，最緊要熱鬧！」

### 喜慶團圓

被問及是否喜歡打麻雀，涓姐連忙擺手搖頭，斬釘截鐵表示當然不喜歡。「我在阿媽個肚入就開始接觸麻雀，又做了幾十年麻雀，怎麼會喜歡這個東西呢？不過有時候親朋好友之間也會出現沒有什麼話說的情況，這個時候都會打幾圈，算是應酬啦。」

### 港川江浙玩法千差萬別

正如涓姐所言，圍坐在麻雀桌前，話題便隨着牌局的流轉自然打開，輸贏是次要，重要的是熱鬧。港式麻雀以144張牌

（136張基礎牌+8張花牌）、番數制與起胡門檻為核心特色。開局莊家摸14張、其他玩家13張，順時針摸牌，逆時針行牌，支持碰、槓、吃（僅吃上家牌），槓牌與摸花均需補牌。胡牌需「四組一對」牌型，常見雞胡、平胡、清一色等。川渝麻雀的核心則為「血戰到底」玩法，僅含筒、條、萬三色，共108張，無字牌與花牌。可碰可槓但不可吃，胡牌須滿足「缺門」要求（僅留兩門花色）。獨特「血戰」機制下，一家胡牌後其餘玩家繼續對戰，直至三家胡牌或流局。江浙麻雀主流以蘇州、寧波規則為核心，哪家胡牌則做

莊，部分地區的核心特色為設一張「百搭牌」（骰子確定），可替代任意牌，不可用於吃碰槓，番型豐富，民間多八番封頂，流局含「四槓流局」等，部分實行「查花豬」等賠付機制。

雖然不同地區的麻雀玩法千差萬別，但藉由麻雀傳遞的喜慶與團圓之意卻是大家共同的語言。四方城一擺，伴隨嘩啦作響的洗牌聲，幫人們洗去舊一年的疲憊，搵出新一年的希望。

## 麻雀vs馬吊

加入了「東西南北」風牌及「中發白」箭牌（有說法指「中」、「發」、「白」三字分別寓意中舉、發財、清白），令遊戲更完整且具策略性。

### 風靡西方 著書立說

麻雀亦風靡西方。1920年代，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的約瑟夫·巴布科克在蘇州學會了麻雀，編撰《巴布科克麻雀紅書》(Babcock's Rules for Mah-Jongg)，將麻雀簡化並推廣至美國，引發了著名的「Mah-Jongg Craze」（麻雀狂潮）。民國初年，麻雀規則逐漸統一為144張牌的標準制式。到1998年7月，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正式頒布《中國麻雀競賽規則》，確立國標麻雀標準。麻雀在數百年演變中，從市井遊戲變成情感與文化記憶的獨特符號。



▲美國人約瑟夫·巴布科克編撰的《巴布科克麻雀紅書》。

